

故乡的年货

王继怀

过了腊八就是年,日益浓的年味,勾起了我的乡愁,让我不由得想起儿时的故乡。记忆中,故乡对年很重视,家家户户都要备年货,杀年猪、磨豆腐、打糍粑、酿酒、炖鸡宰鹅,清洗年货、贴对联……村子里到处充满浓浓的年味。

湖南大山里的老家,养猪为过年,家家户户都养猪,都要杀猪过年。杀年猪对乡亲们来说,那是喜事,天还没亮就起床做准备,邻居们也会来帮忙,这也是家人感谢邻居们一年来帮助的好时机。主人把刚刚杀的年猪,那还冒着热气的猪肉、猪血、猪肝、猪杂……做成一碗碗丰盛的菜肴来招待邻居。杀年猪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制腊肉。腊肉是乡亲们一年到头最重要的肉食,过年吃的腊肉叫年干肉,吃了寓意来年顺顺利利、和和美美。除夕那天,母亲将煮好的年干肉切成块,一家老小用筷子夹上一块,细嚼慢咽,那滋味还在仍让人回味。

在老家过年是要磨豆腐的。先是精选饱满的黄豆,精选的黄豆犹如一颗颗小金珠,煞是好看。黄豆用石磨去皮后,用晶莹清透的山泉水浸泡,待豆子发胀后,便开始磨豆腐浆。以前是用手推石磨来磨豆腐浆,一般是一人喂料,两人拉磨。磨好豆腐浆后,做豆腐也是技术活,太嫩压不成豆腐块,太老口感不细腻。在故乡,豆腐有很多种吃法,比如水豆腐、豆腐干、油豆腐、酱豆腐……不管哪种做法,都是人间美味。

糍粑也是重要的年货。乡亲们把糍粑看作丰收、喜庆、团圆的象征,期盼来年像糍粑一样圆圆满满。打糍粑是件辛苦活,需几个人合起来打,且要“快、准、稳、狠”。刚做好的糍粑,要吃鲜的,每次母亲都会给我们兄妹几个,要我们趁热吃,那种清香爽口、香甜糯软,想起就让人嘴馋。做好的糍粑,风干后,浸泡在水缸里,或烤,或煮,或炸,都很好吃,有的人家能吃到来年前夕。

儿时的老家,乡亲们家里都有酒缸,常年有酒贮藏,过年自然是少不了酒的。乡亲们喝的酒大多是自家酿的米酒,酒里常放些杨梅、猕猴桃、金樱子等。泡上几个月,一开封,芬芳四溢的酒香飘散在房间的每个角落,闻到酒香的人真恨不得一口气喝它个一两碗。

关于过年的酒,有件事让我记忆特别深刻,那就是有一年,上小学五年级的我在山上砍柴时发现了一棵很大的金樱子,我摘回后,刚好够泡一缸酒,这缸酒就放在我家茶屋里。山里人的茶屋,既是饭厅也是客厅。那段时间,我每次看到这缸酒,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,那种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。父亲曾说这缸酒要留着过年时喝,然而没想到,就在过年前几天,一位从城里来的客人看上了这缸酒,缠着父亲说要把这缸酒买走。那天我也在家,父亲望着我,本想对客人说这是我们留着过年喝的,但话到嘴边又给咽了回去。后来好客的父亲还是点了点,这缸让我引以自豪的金樱子酒就被城里的客人带走了。客人走后,我不高兴,赌气不理父亲。自知“理亏”的父亲搂着我说过年时可喝另一缸,并夸我是个懂事的好孩子,然后就干活去了。看到我还生闷气,母亲也走了过来,“孩子,有句俗话说‘独乐不如众乐’,城里的大人喜欢这缸酒,我们家有俩缸,分给他一缸,劳动成果让大家共享,不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吗?”听了母亲的话,我不情愿地点了点头,但心里还是不太高兴。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,现在想起来,也完全能理解孩提时的我的心情,但更读懂了父母的做法。

过年前的水井边是最热闹的。男女老少齐上阵,围在水井旁,杀鸡宰鹅,清洗年货。乡亲们相信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习俗:用清洁的井水洗净年货,来年就会走上好运,来年的生活就会如井水般甘甜。他们还相信,在水井边洗年货,也是在向水神祭祀,祈祷来年风调雨顺。对联也是不可缺少的过年物品。儿时的老家,对联都是先买来红纸,自己写或请人来写的。小时候,我和哥哥都写过对联。当红红的对联贴到柱子上、门上,气氛立刻就出来了,让人觉得,要过年了。人人有家乡,岁岁有佳节。过年是一种习俗,更是一种祝福,一种对美好未来的憧憬。



边看边聊

徐霞客与木增之交

赵伯陶

云南丽江府土知府木增(1587—1646),纳西族名阿宅阿寺,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(1597)袭父职为丽江第十九代土司,又另以军功历任广西右布政使、四川左布政使。木增擅长书法,能诗词,有《云遮淡墨》《山中逸趣》等数种著述。

明崇祯十二年(1639年)正月二十五,徐霞客抵达丽江府。正月二十九,木增迎徐霞客移居解脱林。徐霞客在“万里遐征”之前曾致函忘年交陈继儒(眉公),眉公当时作了两手准备,一封相荐尺牍由霞客随身携带,另一封则另由驿站递送。结果,随身携带者丧失于霞客湘江遇盗的劫难中(见《楚游日记》),后者则顺利抵达丽江木府。经眉公穿针引线,木增以纳西族的隆重礼节款待了远道而来的徐霞客。解脱林故址即位于今云南丽江市白沙镇的福国寺,万历二十九年(1601)由木府在府城西北二十里的芝山麓创建。

徐霞客在《滇游日记七》崇祯十二年(1639)二月初六日有记:“(解脱林)寺当山半,东向,以翠屏为案,乃丽江之首刹,即玉龙寺之在雪山者,不及也。”文中“翠屏”,当即作者意中所谓“翠屏山”,《游记》下文尚有三处涉及,但似皆为“翠微山”之讹误。民国《丽江府志》卷一《山川》著录:“翠微山,在城北五里,白玉溪出其麓。此支抵象眠山而尽。《徐霞客游记》‘雪山之支东垂南下为翠微山’。”府志之转述文字反而有所订正,可见“翠屏山”之“屏”应为“微”,当属霞客笔误。

所谓“玉龙寺”,指的是位于今丽江市纳西族自治县城北15千米的玉龙村之北岳庙。始建于唐代,宗大历十四年(779),历代屡有修葺。现全庙占地2329平方米,由山门、花厅、厢房、鼎亨、大殿、后殿等建筑组成。南诏王异牟寻曾封“五岳四渎”,北岳即指今天仍享有盛名的玉龙雪山,以此称北岳庙,似乎顺理成章。庙内今存一株唐柏,1993年公布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。值得一提的是,有《游记》注者谓玉龙寺“今名玉峰寺,在丽江城北玉龙山下”,似有张冠李戴之嫌了。玉峰寺始建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九年(1700),已在徐霞客谢世59年以后,人与寺两者不可能有所交集。

徐霞客为报答木增的殷勤优渥的招待,特意应邀撰写《鸡足山志》,还为木增所著诗文集《山中逸趣》作跋。不过霞客于后者特意运用一般人难以辨识的篆书书写,且不尽规范,意在掩一般人之耳目。其原因是,文中有意将木增比附为上古传说中的圣明君主虞舜,这虽有些不伦不类,却能极大满足这位“知诗书,好礼守义”世袭者的虚荣心理,也有作者难免于“世故”的一面。这篇跋文的写作,旁征博引,有关掌故信手拈来,显示了徐霞客非同一般的文史功底。

徐霞客为报答木增的殷勤优渥的招待,特意应邀撰写《鸡足山志》,还为木增所著诗文集《山中逸趣》作跋。不过霞客于后者特意运用一般人难以辨识的篆书书写,且不尽规范,意在掩一般人之耳目。其原因是,文中有意将木增比附为上古传说中的圣明君主虞舜,这虽有些不伦不类,却能极大满足这位“知诗书,好礼守义”世袭者的虚荣心理,也有作者难免于“世故”的一面。这篇跋文的写作,旁征博引,有关掌故信手拈来,显示了徐霞客非同一般的文史功底。

大年初一新衣新“头”祭祖祈福,期待新年平安顺意,是延续几千年的老规矩。新衣可以提前备好,新“头”必须在年前三前一两天里完成,过早会有“旧”的嫌疑。

以往过年前几天,弄堂里的剃头铺子会忙到深夜;只要那个15支光白炽灯亮着,门口长条凳上就会有人等候。理发师傅多来自农村,以一枝之长避开“脸朝黄土背朝天”的艰辛,靠走街串巷的吆喝招徕生意。手艺好的师傅剃头后,还会掏耳朵刮胡须修面,随手在顾客捶几下肩砸几下背以松筋提神,最后用一个清脆响亮的“空心巴掌”表示“好了”。那几天剃头的孩子还会挨三下,并随口念着顺口溜“新剃头,不打三记触霉头。一记到头,富贵不愁;二记到头,无病无忧;三记到头,多子多寿。”那时理发师都有这本事,巴掌拍得脆响,“挨巴掌”的却觉得犹如掸去身上陈灰。站起身、走出店,个个都是头皮白里透青,头发乌黑锃亮,活脱脱诠释王昌龄笔下的“新剃头青且黑”。

有人曾给剃头师傅写过一副对联:刀刮满朝文武,拳打盖世英雄!横批:发中乾坤。读罢有种京剧武生在台上翻一串筋斗后“金鸡独立”精彩亮相,满堂喝彩的感觉。其实是说:无论皇族贵侯还是贩夫走卒,谁也是离不开剃头这件事。若贴在当下的“美发店”门前,一定会吸引很多人驻足,进而引颈待剃的。年关前的“新剃头”与“总把新桃换旧符”有同工异曲的契合。“新剃头”后面是对生活的憧憬和信心,更有去除一年积郁、轻装上阵的意味。

七夕会 伙伴们家 长都说豆丁特别有礼貌,懂事,很体贴,是一个暖男。而这些,他慢慢在我的面前越来越少地呈现。我们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别人,而在最亲爱的人面前却失去耐心。豆丁如是,我也如是,我们何尝不都如是?我们都知道谁真正爱自己。在爱自己的人面前,我们怎样的面目,他都会包容。

豆丁离开后,我坐在沙发上发怔了好一会儿。此时的我是一个因为内疚而急切向儿子表达爱意的母亲,却因为他的不耐烦受到了重挫,他不再是那个我在书堆里抬起头,把他喊到身边给他一个拥抱和亲吻就欢喜雀跃的男孩。他是有独立思考和自己情绪状态的少年。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父母,我对父母从来也是这样不耐烦的表情。我用任性对待父母时,他们总是对我忍让、宽容。

如果你知道兰心大戏院曾叫“上海艺术剧场”、国泰电影院叫过“人民电影院”,那你不是茂名南路这一带个“老土地”,也是个懂经个“老克勒”。

茂名南路从长乐路到淮海中路,长不过两百来米,高档影剧院却有两个:茂名南路57号兰心大戏院,茂名南路淮海中路东北角的国泰电影院。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,两家就是上海一流的影剧院。

茂名南路的影剧院

袁念琪

我上幼儿园时,回家要路过兰心和国泰。因离家近,它们成了我看电影看戏最多的地方。兰心(Lyceum Theatre)原在诺门路(今香港路)圆明园路口,建于1867年(清同治六年)。1871年3月2日毁于火灾,1874年在圆明园路虎丘路重建。从全木砖木结构,风格近欧洲的歌剧院,为上海第一座西式剧场。1907年(清光绪三十三年),春阳社在此公演时称“新剧”的话剧《黑奴吁天录》,业界视为中国早期话剧诞生的标志。

1930年,兰心搬今址重建,由英国人戴维思和布洛克设计。1931年开幕,有两层观众厅,人口有气派雨篷,内有豪华大理石贴面等,具有美国近代剧院风格和宫殿般质感,被誉为“远东剧场的明珠”。值得一提的是,1945年10月,梅兰芳抗战辍演八年的首次复出在此,演昆曲《刺虎》等。1952年,兰心改名“上海艺术剧场”。因隔路是国宾馆锦江饭店,兰心也成了我国领导人和外宾观演的主要场所。1960年1月11日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等在此观舞剧《小刀会》。1964年7月22日,刘少奇、陈毅等到这看淮剧《海港的早晨》。我最后一次来此看戏是1978年,父亲带我独幕话剧《于无声处》。坐剧场里,总觉得像苏联影片《列宁在1918》中演《天鹅湖》的那个剧场。国泰土生土长于茂名南路,原名国泰大戏院(Cathay Theatre),建于1930年,匈牙利建筑师鸿达(C.H. Gonda)设计,为放映外国原版片为主的首轮影院,每座装“译意风”。在《申报》登的首映广告豪横:“富丽宏壮执上海电影院之牛耳,精致舒适集现代科学之大成。”《上海百景》里曾写道,“国泰是上海票价最高的电影院”。

上海沦陷时,国泰被日军作马厩。到1946年复映。1954年改名“国泰电影院”,20世纪60年代改为“人民电影院”。我住茂名南路163弄,到国泰看电影最多。翻当年日记,仅1971年2到10月这九个月里,到国泰观影就有13次,平均每月1.4次。其中,《南征北战》等故事片4次,《毛竹》等科教片4次,《西哈努克亲王访问天津》等新闻纪录片5次。

母亲的朋友欧阳阿姨在国泰当书记,找她买过一次热门票:纪录片《十月的胜利》。这片实为一台文艺演出录像,内有后广为传唱的歌曲《太阳最红,毛主席最亲》。阿姨还带我去看画电影海报,美工室在二楼,大玻璃窗朝西,面临茂名南路。

来,刘少奇等在此观舞剧《小刀会》。1964年7月22日,刘少奇、陈毅等到这看淮剧《海港的早晨》。我最后一次来此看戏是1978年,父亲带我独幕话剧《于无声处》。坐剧场里,总觉得像苏联影片《列宁在1918》中演《天鹅湖》的那个剧场。国泰土生土长于茂名南路,原名国泰大戏院(Cathay Theatre),建于1930年,匈牙利建筑师鸿达(C.H. Gonda)设计,为放映外国原版片为主的首轮影院,每座装“译意风”。在《申报》登的首映广告豪横:“富丽宏壮执上海电影院之牛耳,精致舒适集现代科学之大成。”《上海百景》里曾写道,“国泰是上海票价最高的电影院”。

上海沦陷时,国泰被日军作马厩。到1946年复映。1954年改名“国泰电影院”,20世纪60年代改为“人民电影院”。我住茂名南路163弄,到国泰看电影最多。翻当年日记,仅1971年2到10月这九个月里,到国泰观影就有13次,平均每月1.4次。其中,《南征北战》等故事片4次,《毛竹》等科教片4次,《西哈努克亲王访问天津》等新闻纪录片5次。

母亲的朋友欧阳阿姨在国泰当书记,找她买过一次热门票:纪录片《十月的胜利》。这片实为一台文艺演出录像,内有后广为传唱的歌曲《太阳最红,毛主席最亲》。阿姨还带我去看画电影海报,美工室在二楼,大玻璃窗朝西,面临茂名南路。

土耳其的第一张名片

林筱瑾

连接亚欧大陆的神奇之土耳其,一直令我向往,正琢磨跟团游,朋友自驾土耳其“三缺一”的信息传来:奔“七”的北京刘哥夫妇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,擅解锁电脑和机电难题,俗称“万能钥匙”;上海翻译家晓雁姐热爱徒步,域外自驾经验超过10年;身为设计师的我果断补缺,戏称来自科学、人文、艺术不同领域的四人数组要开启自驾美学之旅。一出发,自由的变数立刻给我们脸色。按计划,两地人马将前后差10分钟会师土耳其,不料北京航班因大雾延误4个小时……于是,先行抵达的我和雁姐直奔酒店。几个月前,曾读过一本摄影作品《纯真物件》,详尽介绍土耳其诺奖作家帕慕克按其小说《纯真博物馆》的线索,搜集与小说相关的老物件,同步打造的同名博物馆。只是,我们的伊斯坦布尔三日游程安排密不容针,小众的纯真博物馆只能作备选。趁等刘哥的时间,我们先行至加拉达大桥,为次日的行程探路。吃完鱼肉汉堡午餐,刘哥来电已达机场,我俩尚有一小时边角料时间。彩蛋从天降,纯真博物馆参观访我其谁?

博物馆位于老街转角,是一幢暗红色的建筑。取出准备好的小说,友好的“纯真”满足了粉丝具有仪式感的文艺入场式:在售票窗口翻至第548页标记位置,盖上一枚蝴蝶印章,便可免费入场。馆内,暖色的光晕如金色威士忌,观者像一尾尾鱼在玻璃橱窗间游荡,如赴恋人之约,虔诚又小心翼翼。事实上,能否融入其中与是否读过原著已没有太大关系,只消一份念旧情怀。橱窗里的展品来自1950—2000年间伊斯坦布尔的跳蚤市场和作家以及朋友的捐赠。旧式的摆放,定格出电影画面的效果,佐以重点照明,让人沉浸在半个多世纪前伊斯坦布尔的世界。三楼罗列了小说《纯真博物馆》几十种语言的版本,旁边还附有作者铅笔手绘的橱窗设计草稿。从某种角度理解,小说像一份博物馆馆藏巨制的策划书,后者现实与虚构互切换带给天才者的艺术体验超越了故事本身。不禁突发奇想,方寸的作家左手小说,右手博物馆,仿佛细长的博斯普鲁斯海峡,挽着亚洲和欧洲。离开纯真博物馆,我珍藏起土耳其的第一张名片。



华茂春松(中国画) 邱贺

豆丁吃完早餐后背起书包去邻居伙伴家做作业,他走时低着头,不愿意看我。我想让他抬头看我,他勉强看了一眼。电梯门缓缓关上,我眼里的他,有些健壮的大孩子的身躯被灰色的电梯门覆盖。其实我想上午在家陪他做作业,这段时间忙碌,我很少陪他。或者说这五六年,我追寻绘画和写作,对他陪伴很少。当我意识到这点时,他已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。

豆丁是个读过很多书的孩子,单纯热情好动。正因为这些,我知道刚升入初中的他是受挫的。有时候,人必须把锋芒的天性掩藏甚至折断才能在规约和秩序里成长生存。被折断的那些锋芒和触手有些是有益的,是上天赋予每个独立个体区别于他人的特质,也有些是要消灭的,比如情性、贪婪、自私。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塑造一个人,成年人的行为都逃脱不掉幼时环境烙上的痕迹。

豆丁离开后,我坐在沙发上发怔了好一会儿。此时的我是一个因为内疚而急切向儿子表达爱意的母亲,却因为他的不耐烦受到了重挫,他不再是那个我在书堆里抬起头,把他喊到身边给他一个拥抱和亲吻就欢喜雀跃的男孩。他是有独立思考和自己情绪状态的少年。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父母,我对父母从来也是这样不耐烦的表情。我用任性对待父母时,他们总是对我忍让、宽容。

七夕会

伙伴们家 长都说豆丁特别有礼貌,懂事,很体贴,是一个暖男。而这些,他慢慢在我的面前越来越少地呈现。我们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别人,而在最亲爱的人面前却失去耐心。豆丁如是,我也如是,我们何尝不都如是?我们都知道谁真正爱自己。在爱自己的人面前,我们怎样的面目,他都会包容。

豆丁刚进入初中,面对学业的压力、纪律的压力、和老师同学相处的压力,他需要情绪出口。进入叛逆期,他的个人意识觉醒,需要自我认定的时间与空间。这个空间,他拒绝被冒犯。我想,我还是要找时间和他好好谈一谈,谈一谈我对他的内疚,对他的爱,谈一谈他面对这个世界时要面对的挑战。